

SJTXJD

世界探险经典

卷二 绝域探险



珠海出版社

I 14
41:2

63983



世界探險經典

SJTXJD 卷二 絕域探險
Jue yu tan xian

主編 張宇光



zhu hai chu ban she

珠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探险经典/张宇光主编

ISBN7—80607—222—5

I.世…

II.张…

III.小说—探险—世界

IV.I14

世界探险经典

◎张宇光主编

责任编辑:雷良波

装帧设计:吴杰

出版发行:珠海出版社

电话:3331403 邮政编码:519015

印刷:珠海消费报印刷实业有限公司

开本:850×1168mm

印张:37.25 字数:1100千

版次:1997年3月第1版

1997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ISBN7—80607—222—5/1.157

定价:(全三册)45.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若印装质量发现问题,退厂包换)

主 编 光 译 江 知 野 杰 撰 珍 林 弓 轩 涟 忆 计 杰 帧 墨 辑 波
张 宇 明 汉 孝 敏 澄 君 面 设 装 编 良
翻 刘 裘 新 况 编 范 小 长 汤 汤 成 封 吴 美 飞 责 雷
主 张 翻 刘 裘 新 况 编 范 小 长 汤 汤 成 封 吴 美 飞 责 雷

内 容 提 要

本书为《世界科幻经典》姊妹篇，系“世界经典文丛”系列第二辑。

本书精心撰录 200 年来轰动世界的探险名著 19 部，容量巨大，共计 110 万字。这些作品，描绘了人类追求进步的大智大勇，讴歌了生命的价值和强悍，为一代代人迎接命运挑战和战胜风险提供了精神武器。同时，由于是名著中的佼佼者，它们面世之后均立即风靡，被译成几十种文字，改编成影视剧，获各种世界级大奖，一版再版，造成过洛阳纸贵的社会效应。这些名著艺术上也极有特色，矛盾奇诡，人物超群，悬念精巧，情节曲折，大起大落大开大阖中蕴藏着魅人的可读性。本书一套在手，世界探险精华尽收眼底，从中可得眼界、骨力、情趣和此种文学样式的创作规律。

本书囊括世界探险名著，尽收巨匠风采，为高级馈赠礼品，书家收藏瑰宝。

目 录

大西岛女王	(1)
一 法属领地边哨	(3)
二 怪军官	(7)
三 镌刻在岩石上的	(13)
四 恐怖之域	(20)
五 神秘大西岛	(28)
六 老殿新戏	(31)
七 女王安蒂娜	(34)
八 陈酒酿发的情愫	(39)
九 “我就放手去干”	(46)
十 猎豹及圣母	(51)
十一 萤火虫	(54)
十二 沙漠的亡命	(58)
十三 土著重新来访	(61)
死 亡 圈	(65)
一 遗孀的疑怨	(67)
二 老资格的自由战士	(71)
三 死不了的是是非非	(73)
四 故纸堆谜踪	(75)
五 嗅觉造成危险	(77)
六 果敢与慎密	(81)

七	暴力在行动	(83)
八	两块疑云碰撞	(86)
九	旧地重勘	(92)
十	越来越深的水	(95)
十一	莫名的黑影	(100)
十二	绑架与勒杀	(104)
十三	天涯亡命	(107)
十四	枪声之后	(112)
克什米尔公主号		(117)
一	公主的生和死	(119)
二	从孟买到香港	(120)
三	从香港到——	(123)
四	只有十分钟了	(127)
五	幸存的一丝生命	(132)
六	血在一起流吧	(133)
七	存活之歌	(137)
八	无情大海有情风	(139)
九	现代鲁滨逊	(141)
十	绝境中的生机	(144)
十一	又一个落日	(147)
十二	甲板横尸	(149)
十三	归旅	(152)
十四	迟到的报告	(153)
十五	给生者与死者	(153)
深 海 沉 船		(157)

一	水下迷津	(159)
二	海底的 1000 万美元	(162)
三	财边有险	(168)
四	不光是捞瓶子	(174)
五	礁脉间的谋杀	(185)
六	流沙捞玉	(195)
七	洋流中的生死斗	(202)
溅落在热带雨林		(209)
一	坠落在丛林	(211)
二	“猎鸟犬”呼唤巴德	(212)
三	机密在握的人	(216)
四	雷区之狗	(218)
五	击落的生机	(221)
六	生死合围	(223)
七	堆积的棺材	(227)
八	空中著名的高尔夫球运动员	(231)
九	夜暗中的搏斗	(236)
十	何处求生	(239)
十一	不像英雄的英雄	(241)
十二	最后关头	(243)
十三	酒中不全是血	(247)
诺克斯堡劫杀		(249)
一	奇特的邂逅	(251)
二	旷野恐怖症	(254)
三	双窥探	(257)

四	金末与金锭	(260)
五	高尔夫斗智	(264)
六	巨富奇功	(271)
七	信鸽与金条	(275)
八	金车丽人	(277)
九	金装甲	(280)
十	死亡之卜	(284)
十一	人类财富的一半	(286)
十二	最杰出的罪犯	(290)
十三	死亡列车	(308)
十四	再决雌雄	(313)

追踪亡命天使 (323)

一	下岗警官	(325)
二	幽灵人物	(327)
三	弹弓式导弹	(332)
四	泰国人与日本人	(338)
五	黑色功夫服	(341)
六	大林莽追踪	(344)
七	美丽的威严	(346)
八	飞一趟	(353)
九	自杀癖患者	(356)
十	引蛇出洞	(360)
十一	她了解多少内情	(365)
十二	再次重申	(371)
十三	带枪之手不好吻	(374)



大西岛女王

第 56 种死亡后的第 57 个不信邪……

翻译：况汉杰

编撰：汤敏轩

一 法属领地边哨

一九〇三年六月六日，星期六。两件轻重不等的事影响了哈西伊尼费勒哨所里单调的生活有人送来了赛西尔·德·C小姐的一封信和最近几期“法兰西共和国公报”。

“中尉先生，我是否可以看看？”沙脱兰中士说。他把包在公报外面的纸条拆开，开始翻阅起来。

我点了点头，以示同意。我早已全神贯注地读起C小姐的来信了。

突然，我听见骑兵中士气愤地叫了起来，不禁抬起了头。

“中尉先生！”

“怎么了？”

“嗨！部里简直在开玩笑。您自己读吧。”

他把“公报”递给我。我念道：

根据一九〇三年五月一日的决定，德·圣达维（安德烈）上尉——原编外——分配到北非骑兵三团，并被任命为哈西伊尼费勒哨所的指挥官。

“德·圣达维上尉来当哨所的指挥！我们这个哨所可是无可指责的。简直把我们这里当作废品处理站了！”

圣达维上尉……在圣西尔，他是同我一年入伍的。有段时间，我不知他的去向。后来我曾经注意到他晋升得很快，并得了勋章，但是在一次探险时，突然发生了一场神秘的悲剧：他是同毛雷奇上尉一起去的，但只有他一人还了。现在，他竟然成了我的上司。

“算了！”我想，“谁来都一样！在军校时，他人很好，我们之间的关系也一直不错。再说，要升上尉我军龄也不够。”

想到这里，我就吹着口哨走出了办公室。

沙脱兰和我现在到了那个贫瘠的绿洲中央的水潭边上，一路上谁也没

有吭声，潜伏时还是一言未发。沙脱兰明显地是在赌气。

“中尉在这儿是头。”他想装出不高兴的样子，但却显得很激动。

“沙脱兰，别怪我……您有话对我说，您清楚我指的是什么事。”

“我并不清楚，真的，我不清楚。”

“沙脱兰，沙脱兰，我们认真谈谈吧，同我谈谈关于圣达维上尉的事吧。”

“我什么也不知道，”他生硬地说。

我几经周折，终于使沙脱兰说出了他所知道的关于圣达维上尉的事：

“一八九九年，我在斯法克斯^①是第四骑兵团的一个管司务的下士。一天晚上，上校来晚了，面带愁容。坐下后，他让大家静一下。

“‘诸位先生’，他说，‘我要告诉大家一件事，也要征求各位的意见。事情是这样的：明天上午，《那不勒斯城号》要到斯法克斯来，圣达维上尉也在船上。’”

“上校停了一下。‘好，’我想，‘又得准备明天的菜了。’中尉先生，您一定知道这里的习惯，自从非洲有军官俱乐部以来一直是这样的：有一个军官路过，他的同僚们就上船去接他，然后在停靠期间请他来俱乐部。他摊到的任务就是讲国内的新闻。哪怕来个小小的中尉，大家都郑重其事。

“然而这一次，我从军官们交换的眼色里感到，陈白兰地可能得留在酒柜里了。

“‘先生们，我想你们都听说过圣达维上尉，也听说过关于他的种种传闻，我们毋庸同意这些说法，他的晋升和受勋使我们希望这类传说都是毫无根据的。但是不怀疑一个军官和象同志一样地接待他，这之间尚有一段距离，我们没有必要去越过这一步。关于这事，我很想听听诸位的意见。”

“‘上校先生’，终于一位少校先开了腔，‘我们感激您先征求我们的意见，我想我的同事都清楚您指的是些十分难听的传闻。请允许我冒昧说几句。来这里以前我在巴黎陆军部的地理局任职。那里的许多军官，包括许多最优秀的军官对这件悲惨的事情都有看法，尽管不明说，但还能感觉到他们对圣达维上尉的看法不好’。”

^① 斯法克斯，突尼斯港口，临加贝斯湾。

“‘毛雷奇和圣达维去执行任务时，我正在巴马科。’一位上尉说‘遗憾的是，那里军官的看法同少校说的相差无几。’”

“‘我看大家是一致’，上校接着说，‘先生们，你们中间得有个人辛苦一趟，到轮船上去。圣达维上尉可能想到俱乐部来，因为他认为根据传统习惯他会受到接待。我们不想让他来到这里，然后把他拒之门外叫他蒙受耻辱。我避免他来，让他明白最好还是留在船上。’”

“‘我想你们中间不会有人自愿担当这项使命，所以我只好指定一个人。格兰让上尉，圣达维先生也是上尉，根据礼节，应该去一个同级军官把我们的想法告诉他。另外，您资历最浅，所以我不得不请您去办这件棘手的事了。我想毋需再告诉您办这事时要把话说得十分婉转。’”

“格兰让上尉欠了欠身，其他人都松了口气。”

第二天吃午饭时，大家都急切地等他归来。

“怎么样？”上校简短地问了一句。

“格兰让上尉没立即回答。平时朋家都笑他不会喝酒，这次，他却没等糖溶化就一口喝了一大杯苦艾酒。”

“‘事情是这样的：我在小船上一路就想好了该说的话。可是当我见到到他时，上校先生，我说了些什么呀！我说得结结巴巴的。他并不看我。他靠在舷墙上，面带笑容，眼睛无目的地看着远方。后来，我越解释越糟糕，他突然冷冷地对我说：亲爱的朋友，谢谢您专门来一趟，其实这完全不必要。我累了，也无意下船。不过，至少我还有幸认识您。既然我无法受到您的款待，您若能在小船离开之前接受我的邀请，我将感到十分荣幸。’”

“然后，我们回到吸烟室。他亲自调了鸡尾酒，还同我聊了会儿。我们谈到了两人都认识的朋友。我将永远忘不了这张脸，那眼神冷漠而带着嘲弄，声音温和又带点忧伤。哦！上校先生，先生们，我不知道在地理局和苏丹^①的哨所里别人会怎么说……但这只能是一个可怕的误会。这样一个，会做出如此伤天害理的事情？请相信我，这是不可能的。”

“就是这些，中尉先生。”沙脱兰停了一会儿，再把话说完，“中尉先

^① 苏丹，这里指法属苏丹，即马里。

生。从那以后，在斯法克斯的军官俱乐部里，大家象躲避瘟疫一样避开所有可能引起谈到圣达维上尉的话题。”

我们回到哨所时天差不多全黑了。

坚实的楼梯上已经一片漆黑，但我进去时，办公室里还有一片淡淡的光在晃动着。一个人正把胳膊支在我的桌子上，趴在那里看登记簿。他背对着我，没听见我进去。

那人站了起来，我见他长得很高，很修长，但脸色苍白。

“费利埃中尉吗？”

他走过来，朝我伸出了手。

“圣达维上尉。很高兴认识您，亲爱的朋友。”

这时，沙脱兰出现在办公室门口。

“中士，”新来的人冷冷地说，“根据我看到的那点事，我可不敢赞扬您。没有一只骆驼鞍上不缺环的。勒贝尔枪的枪托底板简直让人以为哈西伊尼费勒一年有三百天是下雨的。另外，今天下午您在哪儿？这种状况得改变一下，是不是？出去吧。”

“上尉先生，”我说道，声音十分紧张。而沙脱兰还直挺挺地立正着。“中士同我出去了，他不在岗哨，我应该负责。从各方面看，他都是个无可指责的士官。另外，如果我们预先知道您来的话……”

“当然，中尉，”他冷冷地说，微笑中带着讥讽，“我并没有把应记在您帐上的失职归咎于他。谁都清楚，一个军官离开一个象哈西伊尼费勒那样的哨所。哪怕只有两个小时，回来时很可能就看不见太多的东西了。亲爱的朋友，沙安巴族^① 强盗可喜欢火器哩！为了得到您枪架上的六十枝枪，我敢肯定他们会毫无顾忌地利用一个军官外出的机会，即使把他送上军事法庭也在所不惜。当然，我也了解这军官平时的表现还是十分出色的。跟我来，好吗？刚才我只是走马观花地看了一下，现在我们一起去看完吧。”

^① 沙安巴族，住在阿尔及利亚境内撒哈拉西部大沙漠的阿拉伯游牧部族，法军初到时常遭到他们的抢劫破坏。

二 怪军官

过不了几天，我们就相信沙脱兰怕同新指挥处不好关系的这种担心完全是多余的。他到达的第二天就显得不一样了，他甚至表扬中士，说哨所收拾得不错，士兵的训练也很好。他对我十分客气。

这位怪癖的同伴首先引起我惊讶的事就是随之而来的行李。

当他来到这里时，他让自己专骑的纯种骆驼驮了这种娇嫩动物所能驮的一切：他的武器，包括一把马刀和规定带的手枪，加上一支结实的卡宾枪，还有极少的衣物。其余的东西是让负责哨所给养的车队半个月之后才运到的。

三个容积可观的箱子先后搬到上尉的屋里。从搬的人龇牙咧嘴的样子就可知道它们的份量不轻。

我们先拿出了各类气象和天文仪器。圣达维一面把仪器递给我，我就一面把它们排在屋里唯一的一张桌子上。

他对我说：“现在就剩下书了。我递给你，你就在角落里摆成堆，以后等人帮我做了书架再收拾。”

我帮他堆了整整两小时。他简直把整个图书馆都搬来了，还是个专业图书馆，这里南边的任何一个哨所里都不会有这些书的。

“我选择这些书带来，可能让你感到奇怪吧？”

“我无法说这是否使我感到奇怪，”我回答说，“因为我不知道你带这些书要搞什么研究。但是，我想可以肯定一点，就是这里人文科学的书籍十分齐全，任何一个在阿拉伯局工作的军官都不会带有这么多书。”

他不置可否地微笑一下，这天我们没把谈话深入下去。

他时常外出，且外出的时间越来越长。每次回来，他都非常兴奋，这使人越来越不安。

有一天晚上，快六点时，他离开了哨所，只到第二天中午他才回到哨所。他的骆驼不象平时那样跪下来，而是累得到处几乎倒下了。

他第一眼就看到了我指挥的小分队。当时人和牲口都在棱堡间的院子里集合好了，准备出发去找他。

他知道自己应该道歉，但他一直等到我们两人一起吃饭时才说话：

“引起你们的不安，实在对不起，但沙丘在月光下是多么美丽呀！……我信步走去，走得太远了……”

“别怪我。我走时只是想同平时一样转一小圈。后来月亮升起来了，那时，我认出了所在的地方。到十一月就整有二十三年了，弗拉脱尔就是从那里走上命运的归途的，去时他感到十分痛快，因为确知自己一去不返，这种感情就更为激烈，更为无法克制。”

“对一个考察组的头儿来说，这种想法真够怪的。”我自言自语地说。

“别说弗拉脱尔的坏话，没人象他这么爱过沙漠……他为此而献出了生命。”

他傲慢地谈起以前的经历，态度十分无礼，想招我生气，我已忍无可忍了。

“当然，”我挖苦地说，“我并没有到过……”

我住了口，但已太晚了。

“没到过哪里？”他温和地问道。

我没回答。

“没到过哪里？”他又问了一遍。

我还是尴尬地一言不发。

“没去过塔吉特干谷，是不是？”

“安德烈”，我笨拙地说，“我向你保证……”

“你向我保证什么呢？”

“我从未有意……”

“从未有意谈起塔吉特干谷？为什么？为什么不在我面前谈塔吉特干谷呢？”

我一言不发，但好象在恳求他不要再说下去，他耸了耸肩。

“蠢蛋！”他就又说了这么一句。

然后他就走了，我没有来得及回敬他。

让我如此受辱，还未能使他心满意足。第二天，我又证实了这点。